

我國政治社會

化前途的隱憂

謝延庚

嚴格的說，在時代的推移和社會的變遷中，任何國家政治文化（Political culture）的境遇，都難免會發生某種程度的失調和不安。這篇短文，不想從頭到尾的評論我國政治文化問題，只就政治社會或政治人物流行觀念的偏差之一——對政治社會化意理的漠視，略抒管見。

一項由來已久而至今仍然存在的誤解：談政治彷彿就是談政府，談政治制度，談政治人物，而不是談整個的政治社會。換言之，政治的是否修明，似乎只取決於政府或制度的良窳，以及在位者的是否賢能，至於芸芸衆生的作為或不作為，往往不在話下。這種孤立的政治價值觀念，本是傳統政治文化的產物，然而，當我國迫不及待的接受近代化的洗禮後，社會雖已改頭換面，但在觀念上却呈現出脫節的現象，尤其值得關切的是作為輿論領袖（Opinion Leaders）的知識份子及政府官員，多未正視政治社會化的意理。這可以從兩方面加以說明：其一，過於依賴政治領袖：賢能者在位，固然是治道的一個關鍵，但並不能藉以保證大局的必有可為。孔子說：「政者！正也，子率之以正，孰敢不正？」這種氣度和風範，確乎是從政者所當取法的典則，不過，就政治社會化的角度而言，衆人的正不正，要看這個政治社會平素的造就如何，也就是說，要看是否具有使衆人趨向於「正」的種種客觀條件，否則，「子率以正」，未必就能撥亂反正。

上述理念，特別是在不以天命為依歸的近代為然。賴斯曼（David Riesman）稱近代社會為「他導的社會」（Other Direction Society）^①，最能傳達政治人的苦悶，蓋政治上取決於「他」的因素，多如牛毛，各方的枱格和窒礙不絕於縷，很難片面地憑藉領導權達成政治理想。再者，民主政治既以民意為命脈，管理衆人之事的人不得不以民意為己意。然則政治社會的根柢如何，衆人的政治態度與行為如何，真所謂「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」，析言之，倘若政治社會中的大多數人是冥頑的，不能自發而有為的，那末，縱然有賢明的領導者，恐怕也無補涓埃。

其二，過於依恃政治制度或形式：近百年來，我國論政或從政的人，多醉心於尋求良法美意，慣於從典章制度的本身權衡興衰得失，從成敗權衡典章制度的好壞，政治文化中的其他因素常被遺忘，緣於這種遮敝，致我國近代史上常有追逐完美形式架構之政治迷信，聽說外國某一制度績效昭彰，輒心嚮往之，採行之後，未能得心應手，則率爾更張，遭遇挫敗，總是